

哑巴

□刘剑波



小镇上有两个哑巴。一个哑巴是缝纫店的傅军。他的裁缝手艺是镇上最棒的,找他做衣服的人纷至沓来。傅军的兄弟傅全也很聪明。傅全是个无师自通的画家。有那么十天半月,傅全拿着颜料笔,站在高凳上,起早贪黑在自家墙上画来画去。开始谁都没在意,这当然跟傅全个子矮不起眼有关。可是,当一天早上,人们看到“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杨子荣”出现在正面墙上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傅全把杨子荣皮大衣上的皱褶都画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说,神像、神像!也有人说,矮子矮,一肚子拐。从此以后,杨子荣就成了小镇的居民,日夜待在墙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发生在小镇的一切。他会每天看到我上学和放学从他面前走过,他能洞悉我的一切秘密,只有他知道我哪天跟哪个女生在一起走,哪天又是跟另外的那个女生在一起走。若干年后,傅全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唇枪舌剑的律师,据说也是无师自通。有人说,他去参加庭审,是被人抱到椅子上去的。

傅全东隔壁邻居是修车师傅胡福基,他的女儿胡翠红是我中学同学,无论是用今天的眼光还是过去的眼光看,她都是无可挑剔的美女。她妹妹长得比她还好看,皮肤白皙如瓷,眼睫毛特别长,头发自然卷曲,镇上人都叫她“洋人儿”。让人痛惜的是,“洋人儿”在上初中时,如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学校组织的为贫下中农平整土地的劳动中了。那是一次“教育学大寨”活动,几个大块头学生去推泥墙时,没料到“洋人儿”就站在墙对面,“洋人儿”被压成了一张纸。很多年后,当我

我是多么怀念那些温暖的早晨啊。那些温暖的早晨是由我姥娘,我们姐弟,还有哑巴和蛋饼构成的。

回到上镇,我还能听到胡福基当年那声划破小镇上空的凄厉的长嚎。我一直搞不明白,农业学大寨倒也罢了,为什么教育也要学大寨呢?退一步说,即使教育非学大寨不可,为什么不考虑用大寨的精神办教育,而非要驱使学生去当农民,跟想象中的狼窝战天斗地不可呢?如果不搞“教育也要学大寨”,那么“洋人儿”就不会凋谢,她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再来说哑巴。我要说的不是傅军哑巴,而是另一个哑巴。我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名,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他是个满脸皱纹的高身量男人,腰背略驼,面色阴郁,眼睛总是布满血丝,当他想表达什么时,就会哇里哇啦尖声喊叫,手在空中乱抓。有时他也会咧开嘴笑——这种事太少了——他的嘴唇会向后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给了他一副狡诈的表情。镇上人说,哑巴最恨有人当他面将大拇指伸进嘴里,在哑巴看来,那是在骂最恶毒的下流话。有一次,镇上有个人想当哑巴的面验证一下,看看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事情发生在八鲜行门口,有些人特地跑过去看热闹。人们看到哑巴摇摇晃晃从东街走过来。哑巴喝了酒,眼睛更红了,脚步歪歪斜斜。当他走到近前,那人伸出右手,攥了个拳头,举到嘴巴前,然后用大拇指塞进嘴里。哑巴见状,突然横眉立目,发出野兽般的嘶喊,并且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那人吓坏了,拔脚就跑。一场在小镇街道上进行的赛跑开始了。人们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紧张、激烈、精彩的赛跑。谁也没想到,喝醉酒的哑巴居然能健步如飞。不过,那人是下海出身,不是挖文蛤,而是捞蟹,去赶海都是赤膊大条,在浪涛里跋涉,练就脚板功夫。即便如此,也被哑巴赶得惶惶如丧家之犬。那人一下冲进了理发店,闲着的理发师傅张新才和陈步洲正在“港大头”。张新才是个大个子,操一口南场话。那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他

们一跳,两个人眼睁睁看着那人从窗户跳了出去。不过,追进来的哑巴费了一番手脚才从窗户跳出去。这个时间差成全了那人,使得那人侥幸逃脱。最后,在人们的注目下,哑巴扔掉砖头,悻悻而归。

哑巴没有老婆,却有个相好的。那女人长得细皮嫩肉,有几分姿色,死心塌地爱着哑巴,尽管她有家庭。哑巴在镇上干各种杂活,包括宰羊杀猪。那女人始终像影子跟着他。镇上的人说,只要找到女人,就能找到哑巴。有人说,那女人当初生孩子时,大声叫喊的不是“妈妈”,而是“姑妈”。还有人模仿她悠长、抖颤、痛苦的喊叫声。我家南隔壁邻居临街的房子改成了早餐店,请哑巴来帮忙。那屋子紧挨着我家厨房,挨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打开我家厨房窗户,伸出手去,就能够到对面的窗户。我先发现了那女人的身影,告诉了我姥娘。我姥娘说,哑巴来了。

哑巴居然会做蛋饼。哑巴围着白围裙,人也变得文气了,一副饭店大师傅的派头,站在大油锅前忙活,那女人则在一旁帮忙。哑巴做的蛋饼又大又圆,鸡蛋紧紧嵌在油面里,那样一看就诱人,生意一时火爆。那阵子我姐姐恰好回来了,我姥娘每天早上都请我们姐弟吃蛋饼。我们只要把攥着钱的手从窗户伸过去,刚出锅的蛋饼就到手了。每次都是哑巴亲自传递蛋饼,本来这活儿应该由那女人来干,可是哑巴非要亲力亲为不可,这让我很纳闷。当我从哑巴手里接过蛋饼时,我跟他相当于零距离接触了。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每条皱纹,他脸上沁出的每滴汗水,我还看到他眼里闪动着的善良光芒。就在那一瞬间,我对哑巴的成见荡然无存,我甚至喜欢上了他。

我是多么怀念那些温暖的早晨啊。那些温暖的早晨是由我姥娘,我们姐弟,还有哑巴和蛋饼构成的。我姥娘早已过世了,哑巴也不在人间了,我是说,我们再也不能复制那些温暖的早晨了,它们永远湮灭在时间深处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每天都有东西在湮灭,呼啸着从我们面前经过。

最后还能剩下什么呢?



花海徜徉

许丛军摄

李白的清平调与长相思

□王春鸣

李白最爱读《世说新语》,喜欢魏晋名士的做派,唐代开放的风气也很适合他高标风流。然而此诗一出,却颇让我垂怜他文学侍从的角色。

亦竟不来,是何等的伤怀啊。

有人说这几首《长相思》的作者不确定是李白,因为它的闺怨主题,和李白太不配了。其实,百炼钢也有绕指柔的时候。何况,我们中国古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很少直来直去。闺怨诗从汉代就很流行,有真的相思,也有生平诸事不能得偿所愿的假托,很多文人都是在敏感的局势下,以女子口吻和情爱的主题,抒发自己的胸臆。李白,他也是个人。

“长相思,在长安”,非常寻常的两个短语,但读着实在是好。长相思是什么,是永远也不改变的不停的相思,放在诗歌史上说,从汉乐府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到纳兰容若还余音不绝;而在千万年来日常人间的各种情怀里,长相思,又何尝不是最珍贵也最无奈的一种?

那在长安,又是谁在长安呢?是被相思的那个人在长安吗?还是正在相思的这一个在长安?这语意中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正是中国诗歌的极美妙之处,和音乐的美妙一样。而长安也确实是个一去不回值得长相思的好地方,一贤君游学意大利,曾站在罗马斗兽场的烈阳里长叹:许多年过去了,建邺变成了南京,长安变成了西安,而罗马,依旧是罗马!

任洁还给我弹过一曲《云裳诉》,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内容编曲,标题意境却取自李白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霓裳羽衣曲,惯听得花奴羯鼓,清平调,又提起唐人乐

府”——明代刘兑这一句曲词,说的就是李白在沉香亭赏牡丹,赏美人,写下这一曲盛世颂歌。据说当时李白写诗,著名乐手李龟年歌咏,梨园弟子丝竹伴奏,盛唐的灿烂与华美尽在其中。清平调,乃祈求海内清平之乐曲,汉代以来一直有声而无词,直到李白酒尽诗出,从此千古流传。

李白那日,是奉命赞美皇帝的宠妃,一个平时只愿意和月亮对饮的人,用诗人之心窥见了至美,在金花笺上写下“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他真的是在写眼前的贵妃吗?他分明见到了一个女神,是贵妃,又不是贵妃,是人间的不可见与不可得。云彩想要有她的衣裳,花朵想要有她的容貌。中国的诗歌史上,难再有哪一句写女子的美超过这七个字,果然是,白也诗无敌。

风流盛世见绝世容颜,这应该是一个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尽欢时刻,然而,当红木钢丝筝上碗碗腔的秦韵直入长安,梦回大唐,我们听到的却是盛极而衰,是一个承平日久耽于享乐的时代,在金戈铁马中戛然破碎。

李白最爱读《世说新语》,喜欢魏晋名士的做派,唐代开放的风气也很适合他高标风流。然而此诗一出,却颇让我垂怜他文学侍从的角色。幸亏他还有诗和酒,让他能在半醒中,屈尊描绘出这历史上难得的缠绵一梦。

春风拂槛露华浓,很多人都喜欢李白的这首清平调,甚至美国有个化妆品Revlon,它的中文译名就叫了露华浓,译者是香港华语乐坛的才子黄霑,普普通通的彩妆品牌一下子变得惊艳了,能说什么呢,沧海一声笑啦!

编辑:李雨森 副编:邵元飞 校对:倪然 钩版:曹娟



人们常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来夸赞为人的气量,诠释做人的道理:大气的人才能成大器。

为人应有大胸襟

□凌云



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浏览古今中外名人轶事,大凡成就大业者,都有一个大胸襟,所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二战结束不久,在一次大选中,丘吉尔落选了。他是一个名扬四海的政治家,对他来说,落选当然是极狼狈的事,但他却极坦然。当时他正在自家游泳池里游泳,是秘书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他:“不好!丘吉尔先生,您落选了!”不料丘吉尔听了却爽朗地一笑说:“好极了!这说明我们胜利了!我们追求的就是民主,民主胜利了,难道不值得庆贺吗?朋友,劳驾,把毛巾递给我,我该上来了!”丘吉尔是那么从容,那么理智,说了一句话,就成功地表现了一种极宽容豁达的大政治家的风范。

什么叫大胸襟?法国19世纪的文学大师雨果曾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大胸襟是一种博大的境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大胸襟,用宽容的眼光看世界、处事情,是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之道。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由于心胸狭窄,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常被一个“争”字所纷扰,争来争去,原本阔大渺远的尘世,只剩下一颗自私的心,为此闹出许多憾事、悲剧。其实,我们可以有无数个不争的理由:心胸开阔一些,得失看轻一些,为别人多考虑一些,哪怕只是少争一点,把看似要紧的东西淡然地放一放,你会发现,人心会一下子放宽,世界会一下子变大。所以,踏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追求美丽中国的幸福生活,我们

要大力提倡:为人应有大胸襟。

大胸襟不是天生的,主要是后天修炼得来的。一个人好的德行、宽阔的胸怀要靠自幼教育成长及平时的自我管理、自我修正。学习修养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支配行动,行动主宰人生。做人和成功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妹,它们互为作用,相辅相成,当形成一种和谐共振时,最终收到的是双赢的结果。

那么怎样来修炼大胸襟呢?

首先得涵养胸怀天下的气魄。学会识大体、顾大局,处处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从全局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深藏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到当代愚公李保国、中国保尔·柯察金朱彦夫、排雷英雄杜富国等一大批时代楷模,都是心里装着国家、民族和人民而唯独没有小我的人。他们在无我中找到了真我,在忘我中成就了大我。

其次得涵养宽厚忍让的雅量。学会容人容事容言。特别是当领导的人,更要有济人之心,容人之量,立身一隅,虑及八方的宽阔胸怀。人们常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来夸赞为人的气量,诠释做人的道理:大气的人才能成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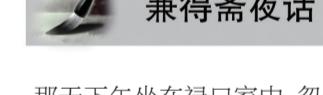
再次要涵养不计前嫌的境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面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以宽阔的胸怀捐弃前嫌,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了民族危亡,创造了革命辉煌。罗斯福救人于水火之中,为曾经陷害过他的仇人担保贷款,妻子嗔怪罗斯福:“难道你忘记他当初怎么对待你的吗?”罗斯福悠然地说:“假如一个人真的善良,那么善良就是他的天性,这善良不会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善人或者恶人而改变。面对一个恶人,自己也变得凶恶,这还是真正的善良吗?”

伟人毛泽东、罗斯福的胸怀如此通透豁达,或许常人难以企及。但只要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努力扩展自己的心量,自能身心宽阔,神怡意远。

世人习惯于追逐热闹,很少想到那些被冷落的,或许更有审美与思想的价值。

寂寞“二陵”

□杨谔



兼得斋夜话

那天下午坐在禄口家中,忽然想起20年前与徐勇兄一起寻找南唐二陵的事来。那时的交通非比现在,只记得七转八拐,不断打听,从南京城到那儿,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当我们站在灰头土脸的二陵前时,徐兄说:“小朝廷就是小朝廷,皇帝的陵墓都那么寒酸。”

通过高德地图查询二陵,知距禄口不到18公里,于是驱车前往。

南唐二陵是指南唐主李昇及其皇后宋氏的“钦陵”,与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位于南京南郊祖堂山南麓。二陵相距约百米,说是依山而筑,那山实为小丘而已。我到达时,停车场上只有一辆家用轿车。世人习惯于追逐热闹,很少想到那些被冷落的,或许更有审美与思想的价值。

陵园里静极了。秋阳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给陵园披上一层淡淡的暖色,有一只刺猬滚到小径中间,然后缩着头一动不动。我沿着纵横交叉的小径任意闲走,绿化带边上有不少扇形展示牌,上面有李璟和李煜的诗。李璟的《浣溪沙》两首我是读熟了的,《应天长·一钩初月临妆镜》却是第一次见到。词曰:“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昨夜更深酒醒,春愁过却病。”虽然是写思妇的春愁,然作为帝王发如此伤春之音,实为不祥之兆。

不见游人,园区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都躲到哪儿去了。残荷衰柳,黄叶飘零,松色生寒,有一股凄清的气氛渐渐地包围上来。在顺陵入口处,我刚壮着胆往里,头顶上突然响起“游客您好”的声音,吓得我汗毛直竖。定神,硬着头皮继续往里

走,应景似的,古墓特有的凉气直钻毛孔,于是仿佛后面有人追着似的,赶紧走了出来。有三个游客向钦陵方向走去,便快步跟上,人多粗壮,在钦陵方敢从容观赏:壁上的彩绘已不可辨,门楣上的浮雕双龙戏珠极为劲健生动,龙头兽身,形象奇特,有气吞山河之势,门两边的武士也颇为威武。于是不禁感慨南唐王朝虽小,然大唐遗风犹存,今世之雕塑艺术,难以望其项背。多年来,也一直有这样疑问:如今国力强盛,魄力雄强的作品却为什么越来越少?

南唐开国君主李昇是战乱中留下的孤儿,六岁时被军阀杨行密收养,后因为杨氏儿子不容,改由杨氏部将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公元902年,杨行密被唐昭王封为吴王,905年病逝。后来徐温发动政变,独掌了吴国大权,915年受封为齐国公。927年,徐温病,徐知诰遂掌控了杨吴大权。937年,徐知诰受禅称帝,国号大齐。南通狼山题名坡《天祚题名石刻》中记载的姚存朝觐之事即发生在937年,姚存所朝觐的对象就是徐知诰——那个后来躺在钦陵里的。徐知诰认为自己是唐宪宗之后,遂于公元939年恢复李姓,名昇,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

李昇死后,李璟即位,即中主;李璟死后,李煜即位,即后主。古书上说李璟:“美容止,器宇高迈,性宽仁,有文学。”又说李璟,善骑射,每闻臣民不获其所,辄咨嗟怜悯,形于颜色,加以救助,自己则节俭得中。李璟统治治下的南唐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在十国中版图最大,最为富庶,文化也最兴盛。如此说来李璟无疑是一位风雅善良的好皇帝,但在武力上却无法抵御中原王朝的压力。李煜堪称一代词人,即位后,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攻下金陵,迫使后主投降,南唐遂亡。“金陵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李煜《浪淘沙·往事只堪哀》下阙)

回顾历史,不乏文明为野蛮所败,善良为残暴所侮的例子;生物界,劣胜优汰的现象也极为常见。思之令人长叹。



听好友任洁弹过一次古筝《长相思》。曲子慢速开始,轻轻的刮奏犹如秋风初起,带出一片碧云天,黄叶地,霎时间勾起人的缕缕愁思。“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的闺怨,就这样来了。但是这怨并不单薄,饱含着一言难尽的况味,像晚霞将暮色变得浓艳绚丽,一个怀着相思和才华的人,心境一定是复杂的。

很早就读过李白的三首《长相思》,第一首,是写一个男子在秋天对一个女子的思念。他说,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我思念的那个人像花一样美丽,她现在离我很远,就像隔着天上的云彩一样。可是第二首,笔调一变,变成一个女子,在春天里,思念她的情人。因为她说,愿随春风寄燕然。春天到了,我要让春风把我的思念带给你,而你在哪里?你在遥远北方的燕然山。小时候我读到这一句,感觉自己立刻就长大了。现在听到任洁演奏这首曲子,我真有点怀念知慕少艾的少女时代了,当然,那已经远得和唐朝差不多了。第三首就很露骨了,怀念与美人的床第之欢,然而终究逃不脱“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的萧索,香亦竟不灭,人

府”——明代刘兑这一句曲词,说的就是李白在沉香亭赏牡丹,赏美人,写下这一曲盛世颂歌。

据说当时李白写诗,著名乐手李龟年歌咏,梨园弟子丝竹伴奏,盛唐的灿烂与华美尽在其中。清平调,乃祈求海内清平之乐曲,汉代以来一直有声而无词,直到李白酒尽诗出,从此千古流传。李白那日,是奉命赞美皇帝的宠妃,一个平时只愿意和月亮对饮的人,用诗人之心窥见了至美,在金花笺上写下“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他真的是在写眼前的贵妃吗?他分明见到了一个女神,是贵妃,又不是贵妃,是人间的不可见与不可得。云彩想要有她的衣裳,花朵想要有她的容貌。中国的诗歌史上,难再有哪一句写女子的美超过这七个字,果然是,白也诗无敌。

风流盛世见绝世容颜,这应该是一个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尽欢时刻,然而,当红木钢丝筝上碗碗腔的秦韵直入长安,梦回大唐,我们听到的却是盛极而衰,是一个承平日久耽于享乐的时代,在金戈铁马中戛然破碎。

李白最爱读《世说新语》,喜欢魏晋名士的做派,唐代开放的风气也很适合他高标风流。然而此诗一出,却颇让我